

1965

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剧目

矿山兄弟

話 劇



HUABEIQUHUAJUGEJUGUANMOYANCHUHUJUMU

1965

六幕話劇

矿山兄弟

趙起揚 于是之 編劇
丘揚 禾土

內 容 提 要

李家三兄弟都是煤矿的老工人，在党的培养下，分别担任了基层领导工作。白虎台工地的主任老大和苦寒岭工地的主任老二，在岩石掘进工程中展开了竞赛，老三经过六年学习，分配来苦寒岭工地担任党总支书记。

一九六〇年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，煤矿上正在探索一个符合多快好省精神的施工方法——一次成巷。老三在局党委的鼓励下，把这项新施工方法投入了试验；老二却有意无意地对试验制造了许多障碍，从而兄弟之间展开了在执行总路线问题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。老三依靠组织，依靠群众，用事实并从思想上给老二以教育；老二在领导和同志的帮助下，逐渐转变了。

剧本告诉我们：站稳立场，充分发扬彻底革命精神，才能坚决贯彻和保卫总路线。如果有人在头脑里保留着一块个人主义的小天地，他就会在阶级斗争中迷失方向。

矿 山 兄 弟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号）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津出字第008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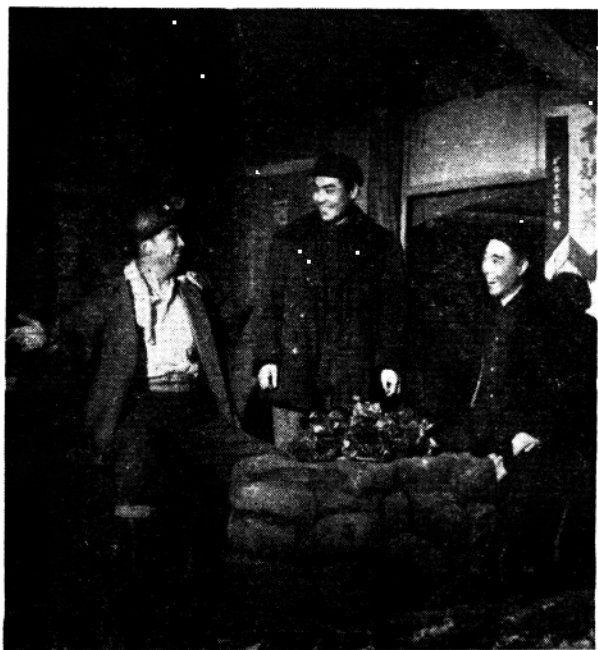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 3/8 插页 4 字数 67,000

1965年8月第1版 196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1,000



第一幕 白虎台工地主动派一队人来支援苦寒岭工地运坑木。



第一幕 老三調来苦寒岭工地，哥儿三个談工作。



第三幕 老第三批群杜玉虎把奖金当作发动群众的法宝的錯誤。



第六幕 「一定要永远記住，咱們是工人階級啊！」



第一幕景

第二、五幕景





第三、四幕景

第六幕景



設計者 王文冲 方坤林

人 物

- 老 大 白虎台工地主任。四十二岁。
- 老 二 苦寒岭工地主任。三十九岁。
- 老 三 苦寒岭工地党总支书记。三十岁。
- 郑予铭 苦寒岭工地工程师。三十二岁。
- 崔 大 苦寒岭工地班长。五十三岁。
- 杜玉虎 苦寒岭工地掘进队长。三十八岁。
- 周树昌 苦寒岭工地材料保管员。四十五岁。
- 二 亩 苦寒岭工地青年工人。老二的儿子。二十一岁。
- 刘 柱 苦寒岭工地青年工人。十九岁。
- 二 妻 家属委员会主任。老二的爱人。四十岁。
- 杜 妻 杜玉虎的爱人。三十七岁。
- 江小婷 苦寒岭工地女医士。二亩的中学同学。二十岁。
- 赵恩才 苦寒岭工地青年工人。二十七岁。
- 張宝亮 苦寒岭工地中年工人。三十六岁。
- 王 豹 白虎台工地一队队长。三十三岁。

第 一 幕

一九六〇年二月的一个清晨，苦寒岭。

自古以来这里就罕无人迹，山上除去蒿草便是風化得很厉害的岩石。有一道山谷，除了夏秋山洪暴发时咆哮一阵之外，終年是干的。山巔有一棵挺拔的小松树，在小松脚下，支起一架帳篷，四周都用廢旧的坑木压着。这就是苦寒岭工地的临时工棚。帳外崖畔有一个一人高的小峒，峒口用密密层层坑木支撑着，峒口上面，插着許多面小紅旗，迎風招展，一道弯弯曲曲的小铁軌从峒內引出来，經過帳外通向远处。

紧挨着帳篷触目地摆着一座用纏着紅布的廢坑木搭成的人字架。

土黄色的帳篷內，挂滿了大大小小的紅旗、錦标，紅綬金字，交相輝映。帳中央，一座用碎石垒起的炉子，正冒着火苗，衬着銀白色的群山背景，这里像是一支燃燒的火炬。

正是大雪初霽，远近一望皆白。搬运器材的号子声，发出了强有力的节奏。峒內不时有人推着矿車走向远处，过不久，翻罐籠的声响便震蕩着山谷。風卷着紅旗，人喊

着号子，壮丽的声色，压没了这山巅的荒凉景象。

杜玉虎正在忙碌地为庆功会作准备。他是掘进队长。从小走窑，闯练出一身硬功夫。三年前调到这个工地，猛打猛冲，干过不少漂亮活儿，很快地就成为主任的得力助手。但他只抓进度，不管思想，在他看来，只有奖金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。他身手矫健，略嫌粗率，正是壮年，又逢喜事，越加生气虎虎。如今正指挥着赵恩才、张宝亮和二亩把一面写着“庆功大会”的紅布标语拴挂在高处。

赵恩才年轻活跃，有名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；张宝亮中年持重，却十分爱钻技术。也许是互补短长，这两个人竟成了一对亲密的伙伴。

二亩，身体强壮，生气勃勃。高中毕业后，没考上大学，自愿来矿当工人。他有理想、敢坚持，只要自己认为对的，就一定做到底。言行极力学习他三叔。虽然经的风浪不多，但在斗争中成长很快。

杜玉虎 (站在下边指着) 赵恩才，你那儿再高点儿；张宝亮往下出溜二百！得，齐活！

二亩 杜队长，在这儿开庆功会不冻的慌？

赵恩才 什么话？等一会儿主任把红旗扛回来，大伙一高兴，一人一口哈气，就把这苦寒岭的冷风吹没了。

杜玉虎 听见没有，二亩！干咱们岩石掘进这一行的就得有这股劲儿！不管天寒地冻，不怕高山峻岭，只要有宝，咱们就能把它掏出来！

赵恩才 要不，怎么叫煤矿的开路先锋呢？

張宝亮 二亩啊，你算对了，沒考上大学，跟你爹干这一行，有出息！

（刘柱抱一大鼓上。他一张圆脸，冻的像苹果，一头的乱发，衬着挂滿油泥的棉袄，一看便是个邋遢孩子。他是个农村孩子，几辈守着的一根独苗，年幼丧父，所以，母亲对他很是娇惯。到矿上来为“支援工业”，更为多挣俩钱儿。

刘 柱 （馬上接話）二亩来矿当工人？別逗啦，人家是高中毕业生，只不过放假来参加劳动。

杜玉虎 怎么着，刘柱！人家沒考上大学，自願来矿上当工人。

刘 柱 （对二亩）真的？

二 亩 我爹还没同意呢。

刘 柱 来吧，二亩。跟你爹一块儿干活痛快！只要卖力气，要紅旗有紅旗，要奖金有奖金！

杜玉虎 主任快回来了，紧着干吧。

二 亩 （指人字架）这干什么用？

杜玉虎 等会儿把你爹扛回的那面紅旗挂在这上面！（向刘柱）你把鼓扛到这儿来干什么？

刘 柱 这鼓得在火上烤烤！要不敲起来泄气！（从腰里解下一块白布）这是桌布。

杜玉虎 不是要毡子嗎？

刘 柱 “周处长”說了，凑合着使吧！

二 亩 誰是“周处长”？

刘 柱 就是周树昌，人家是全矿务局有名的节约模范，工地的大保管。你爹批的条子，他都顶回来，比主任还大，还不叫他“处长”吗？

杜玉虎 少罗嗦，小彩旗呢？

刘 柱 (往后指)江大夫就送来。(对二亩)你这个老同学，不赖，能看病还能做纸花，巧手！(一回头)得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！

〔江小婷上。她是个刚从卫生学校毕业的女医士。年轻、有朝气，自愿来到深山野岭受考验。眼前这片火热的建设，使她感到雄伟新奇，然而她对生活的理解比较简单，有待严峻的斗争对她做进一步的冶炼。她抱着一大堆小彩旗和纸花。她把花交给杜玉虎。〕

江小婷 二亩，调来的事跟主任说好啦？

二 亩 我爹不同意我来矿。

江小婷 那不吹了？

刘 柱 (凑过来)呦，你们俩怎么……吹了？

〔江小婷笑着追刘柱，刘柱急躲开，正好撞在刚进帐篷的周树昌身上，把他小筐里捡米的小零碎儿全撞翻了。〕

〔人们要不知底，极易把周树昌当做个普通的老农。他还不到五十，但身体较弱，才从井下调到材料库做保管员。精打细算，爱矿胜家，往往为着一点别人看来是小事的浪费，他能拉住你细细地聊上半个钟头。待人又极厚道，人们对他是既敬又爱。〕

周树昌 (正色)捡起来！

刘 柱 得！把“处长”的聚宝盆给撞了，(边说边捡)我说“周处长”，你捡这些零碎，连废品公司都不要。

周树昌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这都是国家花钱买来的（捡起一颗道钉），你知道这值多少钱？两毛！两毛是多少钱？五个馒头，够你吃一顿的！

（随风传来一阵锣鼓声。

杜玉虎 山下白虎台工地可都敲响了，主任就到了。

周树昌 （一眼便看见那两根坑木）老杜，干干净净的紅布给弄脏了！不心疼啊！

杜玉虎 这是庆祝，庆祝可是为了生产！

周树昌 （慢腾腾地）生产可不是为了庆祝。

刘 柱 我说“处长”！别那么绷着好不好，今儿咱们是四喜临门……

周树昌 什么四喜？

刘 柱 去年全年红旗到手，一喜；山上山下，大主任和咱们的二主任，哥俩比武竞赛，咱们得胜，二喜吧；（指二亩及江小婷）他们二位老同学在一块工作，三喜；（指峭口）小导崮战胜一次成巷（hàng，音杭去声），四喜！

周树昌 我看你就是一喜！

刘 柱 什么？

周树昌 多得奖！你干过一次成巷吗？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？

（刘柱一时语塞。

杜玉虎 （冷笑）甭干！崔大和工程师提的那个一次成巷，一听就够腻味的，亏得主任没听那一套。工程师嘛，实际经验少，可崔大那个老家伙也跟着起哄！（对大家）

走了，走了，集合迎主任去，刘柱，背着鼓！

〔杜玉虎带着张宝亮、赵恩才、刘柱下。〕

〔郑予銘上。他是工地的工程师，可外表很不像。这个解放初期畢業的大学生，在和工人长期接触中，思想感情已經有了不小的变化。他生活俭朴，作风踏实，吃得起辛苦，担得起重担，然而在尖锐的思想斗争当中，仍可从他那里察觉到一个知識分子的弱点。他匆忙地走上来，夹着一个旧飯盒。〕

周树昌 工程师，晚来一步，要不好好跟老杜辯論辯論！

郑予銘 什么？

周树昌 一次成巷！杜玉虎是认准了小导峒了！要按他說，施工方法就不能变！

郑予銘 (笑了一下) 主任早就給批回来了，还有閑心辯論！

周树昌 別泄勁儿！伙計！我还投着你一票呢！

二 亩 周叔，你們老談一次成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周树昌 嗯，老郑，你給这俩年青人宣傳宣傳。

郑予銘 好，我跟你們說說。咱們挖煤都得先打个峒子，做为运输的巷道。(一指峒口) 你們看，这就是一条巷道。可这条巷道是用小导峒的施工方法来打的。(說着就在黑板上画图，边画边說) 本来这条峒子按設計的要求，应该打这么大的断面——十五平方米。可小导峒的施工方法呢？先打八平方米的一个小峒子，鋪車道、架电綫，都是临时的……

周树昌 将来还得拆。

郑予銘 对。正是因为将来要拆，所以不能砌矸，这就需要

用大量的木材做临时支架。这些木头安在峒子里，
逼上一两年，等撤出来的时候就都坏了。

周树昌 (指着废坑木) 你们看看，这些木头，多大的浪费啊！
郑子铭 等小导峒打到头了，就把车道、电线、支架都撤出来，反回头来再扩大成十五平方米，然后再砌砌，再重新挖水沟、铺道、架线，……这么几道工序，一道一道反复地做，这样肯定要浪费劳动力，而且要浪费大量的木材。

周树昌 反正是得重来二回！

江小婷 那一次成巷的施工方法呢？

郑子铭 一次成巷的施工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了。(兴致高了起来)
它开始就按设计的大小打峒子，前边儿打眼放炮，后边儿紧跟着就砌砌、铺道、架线、砌水沟。这么几道工序同时作业，一次完成，所以叫一次成巷。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木材，而且是既安全又能保证质量！

周树昌 冲着这个节约劲儿，我就喜欢一次成巷。

二 亩 那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？

江小婷 是呀，为什么？

郑子铭 咱们工地的领导不同意。

〔在他们谈话声中，外边一直有集合哨声和人群的吵嚷声。这时，远处有人喊：“主任回来了！”接着刘柱掂着大鼓，后跟着一群人上。杜玉虎在门外拦住大家，让大家就在外边集合，这帐篷就算是主席台。这时大家让开一条路，老二在震耳的鼙鼓声中从客走进帐

蓬內。

- (老二，这工地的主任。自幼聪明能干，不上二十岁已是出名的“斧子手”。解放后，随着矿山的大发展，他既努力掌握新技术，又积极钻研生产管理，于是极快地就被提拔成一个工地的负责人。他身先士卒，机敏果断，带着这支基建队伍南征北战，到处领先。然而也就在这上级重视、下级拥戴、一路顺风之中，他渐渐自命不凡起来，隐然有将负大任的预感。

杜玉虎 (一挥手，让锣鼓暂停) 主任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你把红旗拿出来咱们就开会，连庆功带动员，马上掀起一个生产高潮！(兴高彩烈) 敲！

(锣鼓声又起，老二一摆手让锣鼓停下。

老 二 (指着标语) 把这些收拾起来。

杜玉虎 收起来？

老 二 庆功会不开了！

杜玉虎 不开了？

老 二 (环视大家) 这回咱没得红旗。

众 人 没得红旗？

(大家愣住了。半晌……

刘 柱 主任，快拿出来吧，别逗大伙了。

(大家又活跃起来。

老 二 (严肃地) 我几时拿工作跟大伙开过玩笑？(身子一闪，把披着的大衣放在桌上，露出一张奖状) 要拿，只有这个！

赵恩才 奖状？

刘 柱 咱们是第二？

杜玉虎 紅旗呢？

老 二 (一指山下)在白虎台工地，老大拿去了！

(山下正是鑼鼓喧天。

刘 柱 咱們进度不是比白虎台工地还多三米嗎？

老 二 沒那三米(指奖状)連这个都吹了。

杜玉虎 (不解)怎么回事？

刘 柱 (又急又气)这有問題，評的不公！重評！

(群众中有人应和，老二止住大家。

老 二 我們的进度是多三米，可是砌礮质量上有問題。

杜玉虎 什么問題？

郑予銘 主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老 二 就在发奖的前一天，有人給局里提了意見，說咱們在黑石山大巷的收尾工程，砌礮不够一級品！

杜玉虎 是誰提的？

老 二 是咱們工地的。

(大家惊疑地低語四望，有人在問：“誰？”

(人群中，陡然有人应了一声，人随声出。暗褐色的皮膚上布滿深深的皺紋，鬚鬚俱已花白，但两只眼睛却火也似地閃着光。他在旧社会九死一生，飽經風霜，吃过一般人难以忍耐的大苦。如今他一心向党，肝胆照人，天大的困难也压他不垮。他爱挑刺儿，管得寬，嫉惡如仇，在工地上，有如一株迎風挺立的不老松。他，就是崔大。

崔 大 (声若銅鐘)我。

刘 柱 (冲上去)崔师傅，你……

老 二 (喝住他)刘柱！我們應該檢查自己，我們应当感謝崔